

我们的父亲

曹文芳 著

曹文芳
水乡童年
精品书系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



我们的父亲

曹文芳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父亲 / 曹文芳著. — 北京 :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8

(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

ISBN 978 - 7 - 5301 - 5206 - 5

I. ①我…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4421号

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

我们的父亲

WOMEN DE FUQIN

曹文芳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90毫米×1280毫米 32开本 5.375印张 91千字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1 - 5206 - 5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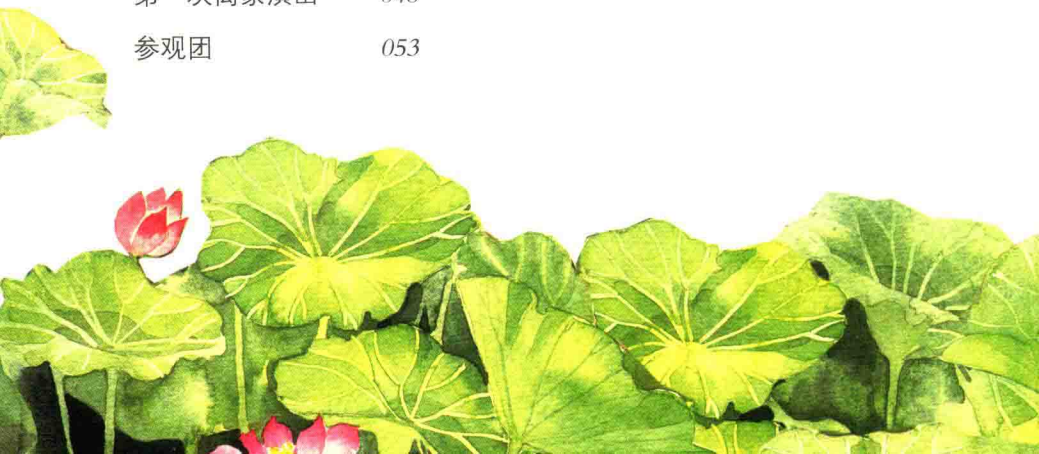
目录

菁菁校园

祠堂	003
一座校园	007
母亲	012
吝啬鬼	016
求医	021
借来的手表	024
庄园主	032
小狗	036
风景	039
手工	043
第一次离家演出	048
参观团	053

温暖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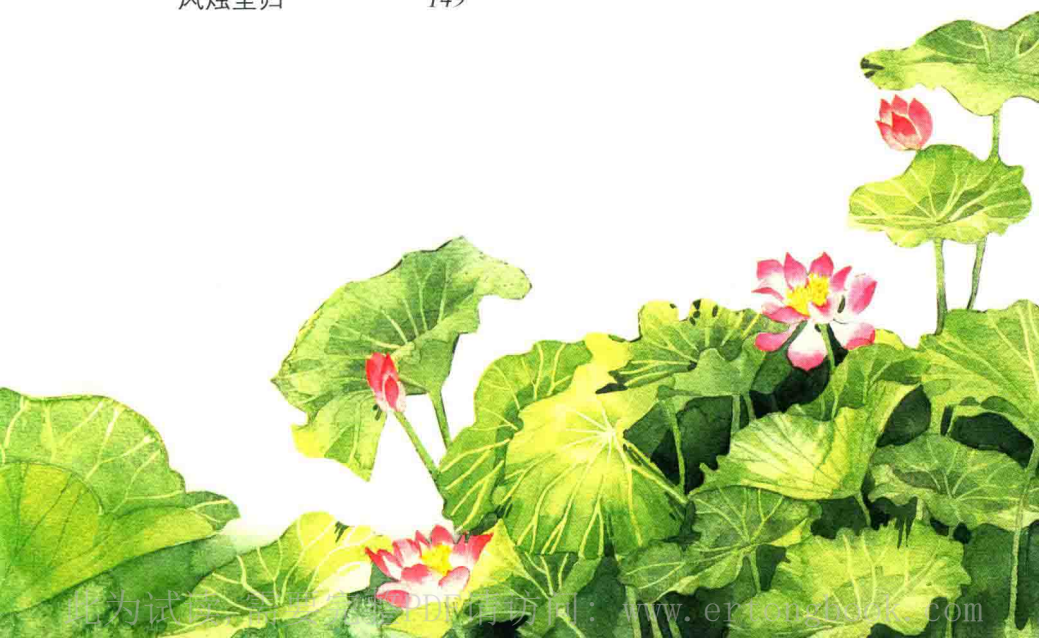
蜡烛花	061
泥屋	067
摸呆子	075
哥哥	079
大青桩	084
二没魂	089
三木排	093
父亲的礼物	099





天堂的烛光

父亲的病	105		
年迈的学生	117	父亲，再见	154
写作的梦	123	《草房子》——写给父亲	
北京之行	128	的纪念	159
永远的家	133		
哥哥回来的夏天	139		
最后的陪伴	144		
风烛尘归	149		



菁菁校园



父亲在祠堂和教室后面栽上茂密的竹子，
临水而立，一团团的绿，层层叠叠，
从河对岸的村庄看校园，一片清水竹叶绿。



祠 堂

父亲是校长，我们家就随父亲住在校园的东北角。

校园三面环水，南面直接绿茫茫的田野，中间是座古老的祠堂，那是父亲和老师们的办公室。祠堂高大气派，青砖墙，飞翘屋檐，木柱走廊。

祠堂门头有一幅浮雕油画——《江山如此多娇》。

这幅油画是父亲在一个酷热的暑假里，坐在架高的木桌上整整一个月，在不到半米高的墙壁上用泥沙粘贴、小刀雕刻，刻出的作品：一座景色秀丽的高山，山上有蛇一样曲折的台阶，半山腰有座凉亭，两边相对的山峰上有挺拔清秀的竹子、古朴苍劲的松柏、游览大山的人群，山后衬托一抹妖娆的霞光。

尽管父亲把古祠堂画得亮灿灿的，可祠堂在人们心中总有些诡异。

祠堂是村里唯一的古建筑，是校园对岸李家的家祠，始建于哪个年代，李家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记



得祠堂有许多美丽而可怕的传说。这些扑朔迷离的传说给祠堂添了一份庄严，一份神秘，同时添了一份惊悚和诡异。

一天，我们围着木桌吃晚饭，忽听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从西边祠堂里传来，在寂静的黑夜里，听得人心颤颤的。

父亲即刻去了祠堂，一个女教师睁大恐惧的眼睛，哆哆嗦嗦地说：“我到办公室拿书，忽见一个白胡子老头。”

一直传说祠堂里住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过。女教师从最初的惊恐中醒来，描述着白胡子老头。她一会儿说，白胡子老头站在木椽上向她微笑；一会儿说，白胡子老头站在祠堂门口，神情肃穆。

祠堂里的吵嚷声惊动了对岸的庄上人，他们纷纷过桥来学校，在祠堂里里外外寻找白胡子老头。

只有父亲不相信祠堂里有白胡子老头。他说女教师来祠堂办公室拿书，手里端盏罩子灯，照亮了一块白墙，因而造成了错觉。

父亲端着罩子灯做试验证明那白影子是罩子灯的灯光，大家都看到了白影子，但还是说祠堂里住着一



个白胡子老头。

祠堂的诡异一直笼罩在村里人的心头，也笼罩在我们心头。

夜幕降临，高大的祠堂呈灰色，十分阴森。

我们从外面回家必经祠堂，哥哥就唱《智取威虎山》中最昂扬的一段壮胆，我总是闭着眼睛，屏住呼吸，一溜烟往家里跑。

但父亲从来不畏惧祠堂，好像特别喜欢待在祠堂里。

一早，父亲就去祠堂办公室看书，等我醒来，母亲就打发我去祠堂喊父亲回家吃早饭，这已经是多年的习惯。

我喜欢去祠堂喊父亲回家，因为我想照祠堂墙上的那面镜子。

过去，我们家的镜子只有巴掌大，只能把脸搁进去。而父亲办公室里的镜子很大，正对着走廊，父亲的门开着，我走进走廊，就走进了镜子里。我喜欢和镜子里的我做鬼脸，说鬼话，一会儿朝着镜子跑，人渐渐变大，但只有上半截身子在里面，一会儿往后退，把小小的我都放在镜子里。这样的游戏，我百玩不厌。

常常是父亲听到我在走廊“哧哧哧”的脚步声，



就知道该回家吃早饭了，顺手关上门，镜子里的我没了，我这才想起来祠堂的任务。不等父亲，我抢着跑回家告诉母亲：“爸爸回家吃早饭了。”

学校里有父亲忙不完的事，不仅吃早饭我去喊他回家，吃中饭和晚饭，也要我去喊他回家。

每天吃完晚饭，父亲又去祠堂里看书，直到深更半夜才回家，那时，我早进入梦乡了。

父亲留在我心中的影子大多是看书，伏在祠堂的办公桌上看书，躺在床上看书，坐在藤椅上看书。最可笑的是父亲上厕所，不带草纸，只拿一本书，叮嘱我：“爸爸上厕所了，你给爸爸送草纸。”

我屁颠屁颠地给父亲送草纸。直到我长大了，父亲这才记得拿书上厕所的时候，同时拿上草纸。



一座校园

这么喜欢读书的父亲，小时候却没有正经八百地做过学生。

父亲七岁时，祖父给了他一个粪勺，让他拾粪去。父亲光着脚，满村子转悠，累了，就伏在窗台上偷偷听私塾先生讲课。有一回，私塾先生的问题谁也答不上来，教室里静得出奇，父亲一着急，说出了口。私塾先生抬头，看到窗台上伏着一个眼睛黑亮的孩子，问父亲：“你是谁家的孩子？”

父亲吓得“哧”一声溜了。

学生们告诉私塾先生：“他是拾粪的曹小汉（父亲的小名）。”

夜晚，乡村的天空透出一个月亮，湛明湛明的。

月光下，私塾先生跟祖父商量：“你们家的小汉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只要让他读书，将来必定有大出息。”



私塾先生一走，祖父怒了，拎起父亲的耳朵大声训斥：“你给我老老实实地拾粪，再伏在窗台上听课，我就揍死你。”

祖父不能让父亲有读书的念头，因家里穷，祖父只能培养一个儿子，就是我的大伯。

父亲只好偷偷地跟大伯学识字，用泥土制作砚台，在石板上、青砖上写字。只要祖父发现，就给父亲一顿结实的打，还把父亲藏着的笔砚找出来扔进了河里。可这依然未能扑灭父亲读书的欲念，祖父只好同意，让父亲念“寒学”。寒学就是每年冬天农活清闲时去上学，来年春天，又回家做农活。

每到冬天，父亲就去上学。

秋收，乡村的日子闲散了许多，但收成不好的人家，寒冷的冬天难以度过。他们趁着河水未结冰，用泥土把门封上，将收获的粮食装到小船上，一家人去江南谋生。等到翌年春天，河岸的芦苇吐绿抽茎的时候，他们回到村里，重新开门，忙着春耕。

父亲十三岁那年，祖父给了他一小袋米，让他乘邻居家的木船去上海自谋生路。

父亲在上海街头流浪，寻求着谋生的机遇，后来就杳无音信了。村里人都说这孩子走没了，祖父也不



企盼父亲能回来。

五年后，舅爷爷去上海做事，找到了父亲。

父亲跟舅爷爷回到村里，已是一个漂亮的男子汉，高个头，胸脯挺得笔直，走路爱朝天上看，一路吼着曲子，不再是那个低头木讷、到处拾粪的毛头小子了。但村里人依旧看不起父亲，讥笑他穷快活。

可不久，父亲竟出人意料地做起了后村孩子的教书先生。

后村的孩子出门读书难，我的外祖父和村里的几个老人一心想找个先生到后村来教孩子们读书。他们凑钱在一块空地上搭了一间屋。可前村读过私塾的没有一个愿意来，有人便想起了我的父亲。

父亲呆了：“我只念过寒学，还能做先生？”

“反正你识字，你明天就去做先生，由我们把学生吆喝去。”

就这样，父亲做起了先生。

所谓学校，只不过是一间草房教室，一张小木桌讲台。学桌是一个个泥土墩，板凳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学校倒有个响亮的名字——华北小学。

父亲是个聪明人，又非常用功地读书练字，不到半年，肚子里的墨水就足够对付学生了，并开始给人



家写对联，写匾什么的，还敢用排笔往墙上刷大幅标语。

没过几年，父亲因教学出色，被任命做了校长，到前村办一所学校。

父亲来到前村，一眼就看中了三面环水、一面是田野的祠堂。

祠堂是对岸李家的家祠，要被征用做学校，李家人为此窝了一肚子火，特别是李家那几个曾经读过私塾的文化人，实在容不下一个只念过寒学的外姓人来办学校，他们想出许多办法愚弄和诋毁父亲。

更麻烦的是，住在祠堂旁边的几户人家都不愿搬出去，指着父亲的鼻子嘲笑：“你读了几年寒学，岂能做校长？”但碍着村里人对父亲的支持，也为了孩子们能早点有书读，他们才听命搬出了这片地，最终剩下秦大奶奶夫妻俩死活都不肯搬出去，他们没有子女，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俩整日缠着父亲闹。

父亲顶着各种风言风语，很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思，没日没夜地操劳着，终于在祠堂这片地上建起了一座校园。

早晨，祠堂前高高的旗杆上升起一面鲜艳的红旗。孩子们沿着田埂，唱着跳着来上学，学校里有了



琅琅的书声，飘到对岸的农庄上，飘到空旷的田野上……从那以后，没有人再讥笑我的父亲了。

我记事后，那个闹了多年的秦大奶奶享尽天年，在临终前主动搬出了这片地，让父亲实现了校园“统一”的大业，父亲的学校已经修缮得在方圆十几里颇有名气了。



母 亲

父亲的心里只有学校。

一天到晚，父亲都在校园里忙碌，不是在祠堂里看书，就是在侍弄苗圃、竹园、树林、池塘和稻田。除了回家吃饭睡觉，父亲很少有时间和我们待在一起。

我们兄妹五个几乎是由母亲拉扯大的。

母亲个子高，做事利索，又很卖力，在村里做活绝对顶得上一个像样的男子汉。但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力做活挣粮，每次拿箩筐去村里称口粮时，免不了要受村里人的闲话：“做农活的人没有，吃粮的人倒是不少。”

母亲的脾气很倔，平日里不能平白无故地受人气，但为了孩子有粮吃，只好忍气吞声地听人家的闲话，看人家的脸色。

分回家里的粮食总是不够吃。

六月是雨季，母亲借口雨大路滑，去不了磨坊碾

